

獻芹微衷

附錄外編

洋学文庫

文庫8

A 110

1



獻芬微衷回附錄並外編

燭花燈裏回楓籟並下簾



獻芹微衷目次



一海堡篇

海防之第一策不在待其來以防之而在及其
不來內自固焉作海堡篇

二陸戰篇

陸戰我所長恃其長而彼長或乘焉不可不取
彼長以補此短作陸戰篇

三水戰篇

水戰彼所長我能用其短而彼長終屈焉寸有

所長尺有所短作水戰篇

四隣好篇上

夫內既固矣外通信隣國而全其情交亦固疆圍之第一策焉作隣好篇上

五隣好篇下

凡築軍壘造兵器皆莫弗財之資焉生財之道亦不可不置策作隣好篇下

五策立而大綱張矣其細目莫弗從而皆舉焉過此以往在人二自盡而已矣

獻芹微衷

伏讀閣老某侯福山公五月八日諭文其丹心憂國之誠虛懷求益之衷孰不感激盡言者但在吾輩蕃國之臣固非可越尊俎而言雖然幸生不諱之朝而不危言於草茅亦非儒者平素之志於是吐露胸中曾所蘊蓄自綴為五篇以待有識之士顧此篇萬一傳上廟堂謬塵賢相一覽則獻芹微衷或見諒野人之心爾時嘉永己酉十月初三日仙臺大槻清宗謹識

海堡篇

海防之第一策不在衛其來以防之而在及
其不來內自固焉作海堡篇

近世英夷諸蕃屢來窺海境狃我寬容之因心漸長侮
慢之心或硬泊近港託漂蕩要薪水或公然上岸掠
麥奪牛甚至追逐行路婦人余嘗終夜不寐以思其
故蓋以我沿海無堡壁之設耳夫折柝樊圍狂夫瞿
瞿苟樊籬之設彼何敢遠至于此乃若浦賀長崎二
鎮彼未曾公然上陸知其有備也蓋聞西洋諸蕃之

為俗海岸要害處必設堡城置礮臺兵備森嚴人望
畏之彼每慣行其森嚴中偶來窺我境則舉目皆延
戶漁屋矣絕不見高臺層城之可畏者如之何不生
輕蔑侮慢之心譬之女奴盜夜行市街中每家皆固其
鑰矣獨有一家不鎖門闕其戶闐無人則豈有不欣
然入而為盜乎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夫重門不
設暴客之入何以防之哉故今欲絕洋虜穿窬之心
百思千慮築海堡之外無復計可出耳宜速下令瀕
海諸侯及所在縣令相其要害處而新築城壘也其

製一劬西洋新式不雜舊法或一圖大小銃礮則隨有設之可徐圖其改鑄若夫平時置戍有事出兵列國各有其制不必待申令耳柳余侍察我沿海形勢往二淺砂暗礁無大艦可泊其可設城壘者通東北海蓋不過二十餘處姑以意而淺砂暗礁亦不可保小船之不來則宜各設土兵置護甬壁名在二相望以備不虞焉此令一下諸侯及縣令之受役者驅逐衆工晨夜並作則不出二歲而環海比白城壁矣當此之時有英夷諸舶來窺乎先敬其壯嚴瞭然不敢復

近岸尚何上陸擾亂之有是所謂不攻之攻而不費一礮丸可以寒虜之膽矣夫然後內益儲兵備造軍船其制鑄銃礮講水陸二戰之新法則數年之後東洋萬里將無復蠻帆之影矣昔英夷舶將蔑視都兒格大國名強盛與比城壘甚粗直入港內擾亂人家都兒格人自砲臺連發大煩以其在高處不能平射水面每發不中砲手切齒不及且縱其所為而止於是國王大悔悟盡撤舊壘一依洋樣新築堡城東西各數十處而後國勢大張以致今日之強盛是非其明驗

乎世之議海防者是之不謀而徒欲恃礮擊之未以
防其暴鳴乎幾何其不受洋虜之侮哉

陸戰篇

陸戰我所長恃其長而彼長或乘焉不可不
取彼長以補此短作陸戰篇

砲弓槍三兵我軍之古法也銃礮騎三兵彼軍之新
法也研究此二者必有彼善於此矣宜斟酌其中以
立一定之制斯得戰法之全焉顧余非兵家何敢任
其責且以意擬之曰陸戰之法我火繩砲一隊盡變

舊法一從彼三人一團之法銃則用燧石去其拔勇
槍銃而弓手一隊永廢不復用直以槍手隊承之
當其兩陣既接見我銃手之競進敵之隊伍亂則槍
隊代入麾下士繼之舞刀揮槍縱橫衝突使彼無得
施其長技是為吾家新法若用騎兵可教騎魚貫而
進不可連騎以致銃死之多也要之大小銃礮不可
不皆取於彼因別製洋砲說一篇示世之墨守舊砲
者曰昔東照公某州之後視我銃九逆敵之頸上
急遽下令曰馬蹄馬蹄蓋戒取又嘗語人曰霹靂轟

天之候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嗚乎此二言可
以悟今日洋砲之妙矣夫其為技架柄我肩故前口
不仰取準彼腰故發無虛丸不必待馬蹄之令而萬
萬無逆丸過頭之失可謂實際矣且不取火於繩而
燧石機發故雪天雨日皆不妨也假令一隊四十八
人乘風雨夜來襲我繩未及點火而身已斃於丸矣
尚何衝雨滅繩火之待若夫盆盆便便砲砲嚙嚙納納多多所所謂謂
丸飛電也疾雷也雷聲之所轟萬眾於壑東照公
之言於是乎有驗而迎迎農農砲砲車之利於野戰也我乘

其勢而進彼避其威而走前後左右遲疾動止惟待
兩輪而運轉莫弗自由焉抑砲無新舊皆彼所傳今
舍其戰場實驗之新砲而用我秦平演習之舊砲孰
粗孰精且置身於敵丸雨注之地而閉目一思焉

水戰篇

水戰彼所長我能用其短而彼長終屈焉寸
有所長尺有所短作水戰篇

自海防之議起世之論戰者動輒曰彼造大艦是
不通之論也蓋彼戰艦有數種而最大為禮備船今

不必問其長大深廣且舉其所載言之設大煩九十
門容軍卒八九百人儼然一大海城也欲新造一艘
法當用五六十萬金若更欲造二三艘非費百數十
萬金不可不知其金惡乎出假使使船成為水軍元帥
者誰九十門大煩運用如意者安在上下帆柱柱趨捷
如操崑崙奴數十名果欲備於何國而役之不惟此
三帆檣實國家之大禁此禁一開神州元々之
民再汚異教而滔天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矣論者是
之不慮而徒曰造造吾幸其不為喪心狂疾之人耳

然則彼駕長大如鯨之巨艦采臨於我我將何兵以
敵之曰事既至此不謀孫吳不諮甲越獨有小舟攻
大船一策而已矣譬之角觝技彼操練之船谷風也
此模造之船大空也試使大空當谷風軀幹雖大不
足敵其兼四十八法之手則吾知其一交腕而兩脚
朝天也不若使七八人衆相撲前角後掙極力以倒
之請陳其所以攻之策焉先下令南海山陽諸州遠
募老舟楫者及平戶五島巧捕鯨者數百十人移之
房總近海平時以漁獵為業期有事一檣輒至勗以

厚賞而新造軍船劬電的刺而數百隻於浦賀港命
海衛四藩預擇敢死士百餘人若二百人日演銃敵
羽自游沒其一朝有警四藩之士各著輕裝佩快刀一
船八九人船各設一礮用直射不指揮舟子十六櫓
漕之間別散布游船其直指夫巨艦不復顧敵丸中否
吶喊作聲四散而進千丸雨注雷聲震天當此之時
乍見一船薄艦輒舉赤旗為號眾礮忽止四面競迫
蟻附以上則直指舵工移之別舟取夫帆繚如蛛網
者寸寸斬之使彼不得揚帆而短兵接戰縱橫衝突

使一虜不脫則不出數刻而岸上萬眾爭立觀長鯨
之膠淺沙也析此策也吾鄉林子平唱之近世兵家
往和之然未聞建造軍船與夫募海西舟子之策
者也嗟夫括取商船漁舟供一時之用竟不成軍容
矣夫軍容不壯兵氣不振舟子不巧事機易失非細
事也而何子平諸人之無及此者耶

隣好篇上

夫內既固矣外通信隣國而全其情交亦固
疆圉之第一策焉作隣好篇上

今之建許互市之說者吾不知其何心也嚮者帝西
亞之奉使節也我與論文邵之曰豈可以一介行李
之故開祖宗數百年之嚴禁乎言猶在彼耳而今
俄許之於狹點罕倫之英吉利是反覆小人蔑如信
義不顧國體者之言而謂堂：天朝用之耶但吾
別有欲言而不能已者焉夫皇國之於海外諸蕃
互市不可許而隣好不可不修也且以西南諸蕃言
之琉球固為吾屬國朝鮮則世一交使聘即清國亦
既許其通商則無他之情不可謂不通也獨東北疆

近與彼帝國會西亞接而我外夷視之未嘗一通情
歟不惟於國體不得其究或生不測之變不可不深
慮也故吾意謂為今之計者莫若與彼通使聘以全
吾交隣之道也蓋魯西亞建國邈矣而其致強大以
開帝王之業實在百五十年前是以淳樸之氣未
散而其人沈勇豪邁優具大國之風其所務雖專在
拓疆土未嘗起無名之師以犯人家國與夫狹點
罕倫會黷無飽之英吉利迥然異科若夫往年北地
之變特出一無賴福失多富賊虜之所為而非彼國

政府之意後來我羅殷彼國士人名所辨可考
其情而察耳抑我羅殷之遭厄於我納汝利也備經
艱難幽囚數年僅得事白而歸本都當此之時假使
美夷處之必以為好兵端而速具戰艦來問罪可知
矣而彼諒其事出不得已安然不復動手其度量可
想吾故嘗擬之人品英吉利女商捐賈也魯西亞王
侯貴人也故今而與彼一結和好乎我內地之民無
復北顧之憂而得專力於西南海防豈非策之全者
乎不寧惟此魯西亞實為宇內第一等強大國而今

則為歐邏巴一洲盟主矣彼而為吾與國我可假其
威重以壓服諸蕃之心則漕路梗塞之患足不必勞
神而自消矣又况近世美夷之犯清國彼惡其猖獗
請出兵援之則我萬一有警於西南使彼遙為應援
亦足以鼓吾三軍之氣矣一舉而衆善皆至者惟此
策為然吾故曰為今之計者莫若與魯西亞交通也
議者曰彼之包藏禍心久矣今自我納和好彼必欣
然從之而數年之後將不堪復陵之逼不可悔也曰
然雖吾亦豈無此慮哉然平心思之彼而果有禍心

將加之接以信義之與國耶抑如視以外夷之敵國耶是宜揆之其國體人情而察識焉耳吾子若以魯西垂為貪黷無飽美夷一輩之國則非吾之所知也

隣好篇下

凡築軍壘造兵器皆莫弗財之資焉生財之道亦不可不置策作隣好篇下

議者曰子策大奇能言前人所未及可謂遠識矣但彼既修好之後必無不乞互市之理則將許之乎曰

唯無子之言吾將綴言以終其說焉蓋在吾祖宗之法互市不可許而隣好固所不禁國家既行之朝鮮矣則今行之魯西垂其誰曰不然哉夫好既修矣以我所有易彼所無以厚二國情交勢之所必至要亦修好中之事何為其為負祖宗之法對之於朝鮮薩之於琉球不果有此事乎抑美夷諸蕃所欲惟銅而銅既耗之清蘭二國每歲百二三十萬斤若更與之他諸蕃雖傾我山岳之產且不足以給之故銅漸不可與也若其外銅而有物可易何為惜

我有餘而不補彼不足哉。蓋當兩帝王所居在極西七八千里，都城壯麗，街衢繁盛，百貨無不皆備焉。然而其窮北與我接封疆之地方，則土廣假寒，人理蕭條，率屬不毛。故取我蝦夷所產昆布、荅喇、鹽、鯁、鮫、鮓及蠟、帛、熊、羆、狐狸之皮，與夫內地所出綿布、絹、紬、諸段匹等，輸送之。其曠漠不毛之地，皆可以補其不足矣。彼猶以為不足，則苟無損於我而益於彼者，惟其所望，獨銅、竟不可與耳。而彼之所以納我藥物、書籍、銃礮、諸器，蓋亦惟我所望。然而奇技玩好之具一

切在所不受焉。夫約已定矣，我待彼之道一以和蘭從事，使彼設商館於松前，而裝貨物於葛模沙都加。彼北境其白帆入津之期，仍以五六月之交，而一歲所齎貨物定額，比和蘭有加焉。是亦大小之辨也。國家既受之於松前，則不必別置奉行一以壩崎氏管轄之。特遣監察計吏數輩，以理會計，防濫商耳。曰：筭無遺策，獨不言二藩鎮衛半歲更番之任，豈難其人與？余曰：是亡何也。當路諸公唯能思豐公互用征韓二先鋒之故，智則必有知所以處之也。夫利既開

矣每歲所獲之贏餘悉供之軍國之用外以益固城
壘內以愈精兵器使凡防禦之具守衛之備一無有
所闕則數年之久將比盛於都兕格焉尚何狡黠罕
倫莫吉利之足畏哉

藤堂侯評海堡篇曰譬喻一改與余之所見合敬服

崇曰侯既善此譬喻則設海堡之說蓋其所取也
顧造築經營之費非小而僕有一策焉既不傷內
府之財又不使諸侯至疲弊而環海城壁皆得成
矣使侯聞此策果能首肯乎否

評水戰篇曰辨造巨大軍艦無益反有害而別舉小
舟攻大船之策且以谷風太空取喻如此篇實非席
上空言苟在朝之士豈運眼乎茲矣

崇曰新造大艦之說不唯西洋家即吾黨之士鹽
谷佐久間諸人亦皆主張之而僕不敢雷同及作
此篇往々有異議而侯獨有深取焉云非紙上空
論遂至曰在朝之士宜透眼于此譬之過颺之人
漂蕩洋中忽見大艦之來援僕之抆濯為何如也
抑建造艦之說者徒執一隅之見不考之我國體
人情之不可變所以終不悟也假使我國體人情
果變而成西洋之風則造大艦豈待區々書生之
建白哉此理當分別論之

評隣交篇曰議論極有斟酌其於理固不誣也但下
篇云隣好行於朝鮮今行之魯西亞其誰曰不然此
論由實地上觀之恐未得其宜矣何者朝鮮蕞爾小
邦其隣好亦有所以由來以豐太閤之耀武彼國君民
皆悚然落膽至今聞豐公之名者三尺之童猶改容
屏息敬懼與鬼神無異威德之震不減于往昔如是
則自我絕交彼且俯伏以請修好其勢至斯固非偶
然也

崇曰朝鮮於魯西亞大小強弱以擬非倫固矣特

其修好於隣國則可以例而言耳抑朝鮮之所以
修使聘於我實出於 照祖之神算密策而非必
畏豐公餘威而然也蓋其正副使之來建清道巡
視等之旗以輕蔑吾邦其非心服亦可見矣侯此
論以強弱之勢言之有誠然者揆之事情似未必
當請再教

今以魯西亞考之往年彼請互市而官痛卻不允其
後吞併隣國竟致帝王之名不復務速畧其窮微與
我接壤譬之草木猶枝葉耳其距根幹則數千里而

尚遠磐溪欲與遼遼蕃夷修好假令閣老為本使參
政為副使卑辭厚幣傾盡海內所產以請之彼不許
諾不俟智者而知也

是亦恐不然蓋通信修好固係彼之素願而我之
處置得宜乎彼必欣然從之不必煩正使副使也
其策有二焉一則以和蘭人為媒緩頰演說以通
彼此之情款 和蘭先王之妃即魯西亞帝妹女令
王之妃則魯國第幾女也蓋為兩重
家 之姻 一則擇有才幹通邊事者一人致之彼屬島
先以私謀之而後徐喻以本意 烏魯通島既有魯
人來住葛模沙伊

見格諸鎮則有大吏未治焉二策必有一得矣而僕更有筭生

兒之說焉將矣異日陳之左右

然而以此立論者願不過得如豐公豪邁之人以脅
彼國欲徐結隣好而已在今日豐公有無姑措不論
求其出為加藤小西入為石田大谷者誰邪爾豈以
是自任耶則洵可稱方今書生中英雄其或無此慮
而謾騰筆者費答之與精神孰與乎輸送外國之金
銀銅錢他日邀招首領此疑

豐公之出不出在今日蓋有不可言者焉若夫加

藤小西縱有其人唯可用之戰爭用之修好則非
其任矣石田僕嘗薄其為人使其任游說不為誤
事沈惟敬者幾希大谷則猶介而又有交通之才
洵可用也但以余觀之今日魯國游說唯得近藤
間宮一輩之人足矣不必求大谷其人也其他則
矣再謁之日以盡蘊底耳

嘉永三年庚戌夏五月
大槻清崇拜言

附錄

送浦賀奉行淺野梅堂君詩

吾觀近世待外夷。牛刀割雞亦甚哉。一艦所裝砲幾
口。我乃千萬人備之。不獨四鎮勞守衛。沿海諸藩奔
命疲。待其揚帆纔撤備。經費何啻十萬貫。欲救此弊
在審彼。英清近事知不知。一縷鴉片煙未滅。席卷江
南已有期。且約歲幣二千萬。城下之盟。飽颺歸。挾其
餘威來擬我。欲啓兵端苦無辭。我策如出礮擊。未彼
輒得志。速募師。弘安神。髓不足恃。滿清覆轍現在斯。
不若且收張皇勢。燕服從容詰其來。互市大禁不可

許求薪乞水乃可施。國威既立况費省。柔遠戎莫
善於茲。淺野鎮臺將赴任。祖席招我苦乞詩。吾豈贈
久以言者畧陳固陋君且裁。行笑海衛國重事可
說區區私別離。桃花楊柳春三月。明年迎君亦此時。

余既著獻芹微衷一卷述海防大畧欲更作一篇
陳今日所以處來船之策偶淺野鎮臺見乞贈詩
因聊綴其意以呈焉是亦獻芹中一策讀者勿視
以為尋常送別之作可也庚戌三月大槐崇識

讀海防私策

伏讀尊著海防十策語簡而意盡是君慣用
手段不必待賞贊抑至其所論私心甚不服
與君平日評涑水史麻姑搔痒之手殆如出
二人因湮鬱不樂者累日既而自奮曰僕辱
君君匪佗之交三十年於茲矣苟知而不言大
負平生厚誼於是謹錄鄙見於各條下請教
左右萬一涓滴之衷有補江海幸賜裁擇若
其不及則付之一冊笑可也

盖有建聽互市之說者條末

海路一梗。沿地迂行。恐不足以救都城百萬生靈。盖馱馬未赴倉。而民既委於溝壑矣。謂之皮膚之患而可乎。且渠所欲不在米穀。而在梗漕路以病邦民。若夫清國無梗運之患者。以內地有運河之便耳。我邦唯一海路。民安得不病。防之之策。將何出。

一曰告諭加比丹

是特諭阿蘭之文。阿蘭惟謹不登陸耳。何苦而傳

之他諸國乎。且夫堂。清國鴉片之禁。且犯而不顧。英夷而有意開釁。何畏阿蘭一傳語者乎。

二曰下令瀕海諸地

西洋戰艦。設礮自六七十門至九十門者。謂之禮。爾船容軍卒八九百人。自二三十至四十者。謂之。敷勒略多。船軍卒四五百人。其餘不一二記。此條所謂三艘五艘十艘。不知其的指何船。則出兵多寡之數。當質之面晤耳。

三曰務示鎮靜

好題目。一見可喜。及讀本條。大失所望。夫歸市不止。耕者不變。惟湯武弔民之師為然。夷舶挾禍心而來。漁父鹽丁。何以得不驚。雖有斧鉞之威。且不能制其騷擾。務示鎮靜。恐不在此細民。

四曰撤房總海衛

房總海衛。是江門一大要鎮。不可使蠻舶一步入者。國家既任二藩不足。又命二大藩。其嚴可知。而今謂之撤。殆非所聞也。若夫開關示強。亦兵法所不免。若我非秦。英夷非七國。何哉。君請少思諸。

五曰新築礮塢

築礮塢於吊川海上之萊。不為無所見。會藩平尾某亦嘗為余道之。其說大同小異。但置戍兵於無事之日。僕未得其解。願品川何地。蹄輪絡繹。加以絲肉之喧。而四藩衛士。銷長日於其距岸七八町處。垂綸撒網。且有餘閒。則一衣帶水。安保其不葺而航之耶。羽君而不為此近慮。殆不可曉。

六曰宜用土兵

用土兵之說。與山鹿素水置農兵之見。約畧相似。

僕甚愛之。但漫然付火槍於漁人樵夫而不結一隊伍。恐不可以師。

七曰火槍宜用邦制

西洋小銃無照星者。步隊用之。百銃一發。使其聲無遲疾。是鑿陣之銃。其有照星者。將士用之。散布步隊之後。腋下跨間。從便放之。命中甚細。是殺人之銃。二銃並具。而各有其用。君之精於舊砲。僕之所悉。而不學洋砲。故有此等之說。竊為君惜之。

八曰陸戰不宜立隊

砲弓槍三兵。我軍之古法也。銃礮騎三兵。彼軍之新法也。研究二者。必有便於彼而不便於此者。宜斟酌其中。以立一定之制。是之為得。若其不伍不隊。散為胡蝶陣。是明代倭寇等所為。恐非王者節制之兵。

九曰水戰宜用小舟

此策大奇。其實吾鄉林子平所首唱。海國兵談論之詳矣。但臨時括取漁舟。竟不成軍容。夫軍容不壯。士氣不振。是兵法所宜留心。僕別有策。不贅于

此且舊制火箭皆不中用。箭之飛入船彼一二把其本投之海。即有焚亦立撲滅。然則何以代火箭。將待面謁而罄之。

十日水戰宜夜

通讀十策。陳其與鄙見合者。互市之不可聽。以貨源涸絕。明之。洵為實際。余更就其說廣之。凡藥物書籍。段匹器械。取之一兩。蘭足矣。何所不足。求之他。我不求而彼求。是以我有限之物。厭彼無窮之欲也。而可乎。若夫仿洋製造戰艦。近世海防策中。

之最近而不中窾者。斷不可從。君操練不精。臨戰干捨之語。可謂要言不煩矣。水戰之宜用小舟。亦確乎不可易。蓋以我舟攻彼大艦。捨此無計可求耳。君若以僕為可與語者。請以所著獻芹微衷。進之如何。

嘉永二年己酉十月之吉 辱知生大觀崇頓首

簡堂羽倉君侍史

余以此卷呈羽倉君自謂或因以傷平生交誼
何料君即日來謝欣然自作牘使余進之某侯
嗚乎今世復有襟度灑落如此之人乎書以告
讀此卷者大槻宗識

海防私策

蓋有建聽互市之說者非絕不辨甘酸之黃口則剩
齡無幾之老黠也剩齡無幾者雖知互市有害其意
以為渠渴望互市日久今許之則渠唯恐失我歡心
每事承順訖十數年可保無事過此以往雖兵禍興
責在後人我非所與也是為一己一時謀則得美為
天下後世謀則失矣不辨甘酸者徒知清國與洋夷
互市多獲白金意謂適有廣東之亂然討禍源曲在
廣人不在洋夷苟嚴約束於厥初而開互市則邊防

向魯西亞之奉使節我論以祖宗之禁而不許其請幸僅在四十年前故今日果有聽互市宜先許之魯西亞捨魯西亞而邊許之則利渠必以祖宗之責則我將何辭以答之乎

之巨費銷而銀貨之大利生策莫便焉是亦目睫之論也清國土廣產富故能與眾夷貿易我邦倣此安得無貨源涸絕之患乎議者必謂我邦雖小然於從前通商外如一英吉利何害之有予以為通商止於一英吉利則可也然魯西亞向乞通商而其地隣我粵夷若許英吉利則魯西亞亦不得不聽互市一開乞而許之之端則佛郎獨乙及亞墨利加諸國數來乞之必矣且也我邦比清國不過五分之一而清郡縣也我封建也故於五分一中諸侯所食又居八九

我邦之於清國蓋不過十分之一若併滿洲西域等屬國較之實五十分之一耳洋人云支那封疆之大過於歐羅巴全洲是非河漢之言也

則善出貨物之地實不當清國百分之一每歲耗銅唐阿蘭百二十萬斤已為過多况更開耗銅之途乎且夫英吉利狡黠罕倫與之通商果生不測之巨患議者又必言渠在近洋而梗東西漕路則我不得不許貿易技窮許之不如早許之漕路之梗實為可憂然令漕舸不航洋中沿地迂行則患止於赴倉暫遲且渠所欲在銅不在米穀見清國無梗運之患夷情可知竟是非皮膚之患而非肺肝之病若知貨源不繼而開互市則民心去矣知禍端將興而聽通商則士

是洵為篤論

心乖矣士心乖民心去是為肺腑之病不可整治矣夫建互市之說者不知有害而言尚為可恕知有害而言其罪擢髮不磔茲就不聽貿易者論十條於左
一曰告諭加比丹

今夏英吉利之來浦賀入市肆放鎮兵待之若觸腫矣婉諭遜辭纔得無事此而不為之制渠意愈熾而我士氣日就萎靡矣速命崎鎮告諭在崎加比丹曰通者洋夷數來近地或有違禁登陸者是以新令瀕海諸地自今以後有洋夷登陸者不問禍心有無隨

見誅戮汝阿蘭與他洋夷難為識別若有登陸者一從新令然於蘭艾同焚是以告諭此令一下阿蘭之傳告英吉利等諸國不出一歲諸國聞之則無復有登陸者儻有登陸者而我盡殺之先有斯令則渠無由於開釁矣

二曰下令瀕海諸地

命譯人以洋語洋字譯諭蘭新令上梓頒之瀕海諸地立約束曰有洋夷碇泊者先與梓行新令乞薪水則與之如舊而有登陸者則隨見斃殺碇泊三艘以

上一郡出兵五艘以上一州出兵十艘以上隣州出兵援之為法畫一而易知則守土官臨時不急而士氣振矣。虛費省矣。百姓蘓矣。

○三曰務示鎮靜

渠抵壽陽抵松前抵浦賀不過一轉柁之勞而我邦各地騷然一隻夷船所載兵衆可知而張黃如此適足以示我寡弱自今有碇泊者漁鹽不廢泰然待之務示鎮靜則渠反有所畏矣。然渠長甘誘故碇泊之地宜遣邏卒嚴禁土人私接廣東之變廣人多為渠

耳目是不可不懼

四曰撤房總海衛

房總海口相距遼闊欲遏絕夷船於此雖孫吳不能止不如特置烽墩而移四鎮衛兵於江戶海大抵怯者拒敵於遠剛者拒敵於近秦開關引敵而七國之師畏縮遁走吳鐵鎖截江而晉軍直入建康示強示弱之効判然如此四鎮戍兵置之於房總則洪費難支而不見奏効移之江戶海則費減十九而成功十倍

礮塢在距岸七八町處則渠令便柘插諸大丸得優達彼岸則岸六早已粉盡而三塢為孤立不知何處呼致生兵乎

五曰新築礮塢

洋寇宜待登陸而鏖之然如江戶斷不得聽登陸故曰東自洲等西抵吊川海淺三十餘町往見沙礮今因濬淺新築礮塢三於距岸七八町處塢皆長四町幅半之三塢相並作川字形塢間各相距六七町會藩戍東塢產藩戍西塢河忍二藩戍中塢四藩兵半在塢上而礮近塢者半船塢間而鏖漏礮者則渠決不得通都下人之惜死愛死而無人知也若戰於都人數百萬目前死莫顯焉人孰不踊躍而盡死

相率而奔竄雖有激之言何不祥也昔者拜崇明智二將之爭天王山也秀吉令曰取彼則勝矣光秀令曰不取彼則負矣負矣之言果成敗也論戰之文雖片語不可不慎

力僅多死亡生兵易添以無限之衆擊有限之兵萬萬無不捷之理或言廣東之變清人火砲盡為英吉利所奪安知塢礮反為渠用是席已陳鐘之見也苟不能禦之則府庫城池為他人之有何唯礮塢誠其懼為他有也不如毀城池焚府庫相率而奔竄於深山邃谷之為愈也

六曰且用土兵

遠方瀕海之地宜令漁人樵夫習火槍歲與鈔藥以備非常之用刀鎗命係咫尺之間故怯者不可用而

如火槍蔽身嵩樹斃人於十步之外故雖漁人樵夫
可得効力土兵已立則一二隻夷船不必出城兵可
也

七曰火槍宜用邦制

洋人所用火槍戰場經驗然後所定是以其制絕佳
銃離架肩故前口不仰火線用燧故雨雪無妨誠為
至便然無照星而鐵機緊故命中不細蓋主鏖陣而
不主殺人也我用之邦人相鬪則有利無害用之於
絕海洋夷則有害無利故曰不如用我鐵機輕發之

火繩銃銃手七八千散布遠近或蔽身嵩樹覷定銃
殺不必用巨銃唯將一兩銃要一發殪一人殲之非
難

八曰陸戰不宜立隊

廣東之役清人不知主客勢異專拘古法結隊而戰
故為渠巨煩火燿所毒屢致敗衄戰者客尚精尚團
主尚衆尚疎若其不伍不隊散為胡蝶陳唯將火槍
八方亂打則渠巨煩火燿槩屬無用矣

九曰水戰宜用小舟

讀到此條如山路
既盡忽逢大湖豁
然開朗心目一洗
洵為快絕之論

議者曰宜打造洋制戰艦不然難為海戰予以為渠
有禍心而來戰艦必不下二三十隻我安得各處有
之設能打造得操練決不能如渠臨戰干格取敗決
美愚計不必別製戰艦臨時括取漁舟數百千隻每
舟不過七八人乘夜四面掩襲放火箭焚之假不能
焚之有限之舟有限之兵喪舟舟一兵渠所尤惡其
拔碇揚帆逃走遠洋必美議者必言洋船礮眼密布
惡得嚮邇然巨煩碎艦之具也用之於數弓之漁舟
是同牛刀割雞中者暴戾况於暗裏襲之乎

妙論

○十日水戰宜夜

兵猶圍碁著三宜出於渠所惡聞之西肥郎官古賀
某阿蘭使節之來寄陽西肥哨船數百圍繞節船入
夜檠燈如星蘭人望見曰夜黑誠可懼燭燈如此我
高枕美是雖瑣事洋夷所惡可知也晝間專於防禦
夜裡專於掩襲渠必絕跡遠遁矣

嘉永庚戌二月念再閱之餘覺前詳未盡因又
錄一二鄙見於上頭

大槻宗



讀大槻士廣海防五策

西夷之窺邊久矣。或來浦賀。或入崎澳。乞薪水。要互市。無歲無之。識者憂之。私議海警。以其或觸廷諱。終身禁錮。憤悶而死者有之。是吾之所目擊也。豈非可慨之甚乎。今茲英船之來我下田浦賀也。測量我海涂。要我互市。既不許其乞。則傲然自放。盜攘婦女牛馬而去。於是朝廷大開言路。諮之四方朝野之士。苟有志者。奮然激厲。各獻其策。以謀備國家之緩急焉。余竊取而徧閱之。有不辨甘酸而出臆斷者。有妄自

負而欲耀武威者。有畏怯而議遷都者。有許互市為苟免之計者。紛然錯出。未可知其孰是也。要之皆獻芹丹衷之所存。在當路之人。固所宜沈思而熟察也。而其尤切中乎事機者。我得二策焉。一曰海防私策。蘭堂羽君所著。別論之詳矣。一曰海防五策。仙臺大槐士廣所著。余最愛其隣好篇。曰方今之急。在結交魯西亞。聞者斥以為狂且愚。余獨以為不然。夫魯西亞之為國。亘滿清之西北。接壤于我。加羅弗杜。衆夷推尊。至以帝稱之。其富盛可知也。然則為今之計者。

莫如外結魯西亞。內固士心也。隣交既結。而彼之貧心亦阻矣。士心既固。而我之防禦可立矣。且夫交易之事。余竊謂雖自我不開之。二十年之後。不能保其必不開。不如及今之時。自我開之。之為優也。何則。當今五大洲之形勢。以其全局論之。吾國雖富彊。亦猶一鬻美肉在盤中者耳。諸夷猶衆人環坐而觀之。豈得無流涎采頤者哉。夫然。故早晚必有一人下箸。則衆人爭噉之。吾恐一鬻之肉。不能供衆人之餐。當是之時。適有為苟免之計者。與彼和親。則金也。銀也。銅

鐵也。唯彼之所欲。豈不危乎。今之與魯西亞結交者。異乎此。米粟布帛。以我所有。餘易彼所不足。於事體自不妨也。吾故曰。士廣之策。能中乎事機者。其他如水陸二戰篇。議論痛快。行文活潑。使人有輕舸單身功名可唾手而取之想矣。雖然。如此策。則時如慶元。將如織豐。卒如甲越。而後始可語其勝也。今乃以承平日久之民。當進取無飽之虜。其勝敗之機。固有難言者焉。嗚乎。士廣之與羽君。其所策雖有異同。要衆策中之最翹二者。不知在廷諸公。其取捨果如何。

書羽倉君海防私策後

昔者北條氏斬胡元使者。而固我之士心。以藎粉虜艦一掃海氛。能張赫然之威。以絕外夷之覬覦。令國勢如金甌之無缺者。雖固出于時宗膽畧之大。亦有時勢之易為者。降及室町氏。國勢不振。威武日衰。至以堂。天朝大臣。甘受朱明之冊封。以臣子自居焉。譬猶武人與惰夫。武人容貌魁偉。筋骨倔強。暴露寒暑。凌礮風霜。生長鞍馬之間。其志氣自有不可撓者。北條氏是也。惰夫則不然。肌膚脆弱。如婦女子。重

衾襲衣。唯風寒是畏。未曾知擲風沐雨之滂。室町氏是也。宜矣。其甘受異域之冊封。以臣子自居也。此諸北條氏之斬胡元之使者。以固國勢。振士心。奚翊霄壤而已哉。嗚乎。後世在廷之人。是之不鑑。而因循苟且。徒過歲月者。豈不可慨乎。方今英吉利之猖獗。既非胡元之比。而五大洲之形勢。亦異弘安之時。泰西之俗。蠶食寰宇。除我神州及滿清外。皆其同盟國云。抑我神州環以東海之險。國富兵強。明良迭興。比之北條氏之時。洵有過無不及。雖然。彼北條氏之

時。戰爭始平。將策卒悍。而駕馭之術最精。士皆土著。自慣艱苦。而兵農固無二也。今則昇平日久。風俗侈靡。其稱武弁者。猶古之縉紳也。亦時勢之所使然。今使之當彼大煩數十門之海城。吾恐其不濟也。已酉四月。英船之泊我下田。刈麥奪牛。無所畏憚。而以縱傲慢貪暴之心。在廷之人。其可無防禦之策乎。是某君之所以有此策。而草莽之臣某。所以扼腕切齒也。

嘉永庚戌正月

菊池保定稿

外

編

一日浮梁軒先生午睡始る覚め烟草を喫り
折柄り以鉛筆の茶篤斎老人来り在籍物やんか
寒唇をも述べ懐中より六枚綴の冊子を取り出し先生
いづるも都て位に定て此冊も取らんといふ先生
美國船の義付格別の書付も出まを思ふ存家
を中々いふ所や如英雄の士ありぞ一番と魚のいふ
防衛の策を書れいふ中は海防私策ある光儒の
書くやんといふもくもなりしものありは上もあき
書るんやんやんといふもくもなりしものありは上もあき
書るんやんやんといふもくもなりしものありは上もあき

ある程その五策と云四策と云いふもの、略も不し、
ア中なり、思ふおろそかして、目覚め、あり、
時、眼鏡と稱し、おろそか、これ、
ゆ、ま、ま、
あんと、
世、
お、
と、
私、

古文辞と云や、
一、
の、
所、
運、
い、
只、
と、
眉、

運漕と云ものハ能く乗船と并へむ道とせぬ故ハ凡
ソトハ凡ハ千石ニ至石の末を積ミ九割の果を以て昔
ク三十日を江戸まで来るハ船を磯俣へ押送ふんハ
二年と雖も入津ハ船も味ハ我邦ハ海軍ハ
諸方とも運漕と云ことする所之と妨ふて吾國人
の甚難儀迷惑あると云ふ中ハ今より四十年前リマド
梓行の書も見えて政置ハ海軍を以て奪
と一福心を授て東んハ地方ハ治て押送ふとも奪
をれす一と云ふハ既ハ先年三艘沖ハ美船隻

掛居るハおろ何道より米三千俵を積送リ三艘
の里に於て家の前ハ河岸揚一と云ふと千里院にて見たり
先利船ハ十人斗乗組ガフル携へて如く船乗り
る合ハ主人ハ船を消し逃失する所を以て米を積
み積入レ元船より帰り一と云ふも其頃一我邦の
形勢ハ勿論春秋の情態をも知れぬ事也其ハ所詮良
策ハあるに在るハ朱明の時ハ文人數多るれも
之建議も亦多分ハ書生の者ハ誤りて役も立ぬ
事多くは事ハ俞大猷戚繼光ハ及ぶものありハ此

二人兵法の長をいひたり第四章の房相の以て困りしを
あれは之と江戸海より引くもさういふるは是又興の解
くも愚福を定めて廊下の方にも吹出さしむりあるん
先我形智といひていもんお房相の海兵咽喉は江戸海に
心腹あり解すは毒の咽喉のりあるははても去へ
探すも取へし既お腹おつていなるお言籠るる如し
因る浦の多き空狭めて兵を用ふるは不便利をれと
夫等こそ任お當ぬる人の機轉あり免も角もあるべ
何事にも夷賊とは度お抗せせんはあまうはある程

富津の觀音崎のこしみ今の百を廣道に拓るれと
夷船を喰ふるの策に訖度あるもゆもれお在上の方
此妙を六あるもしあを他者おさるし難孫吳
の再集しても仕方うあいのあんのと兵家の本を極と
少しおきもさる孫吳も此迷惑を極あるん又孫吳
あるものい教と老の方を防ぎ勇者は近中引けて敵
を討ふし杉子空木に心付て秦と吳よあるしを以て
たすけられれども畢竟秦の関門を閉て敵を引入るん
とさるも國富兵強くして六國を吞併するの勢あるなり

誰人踏込む者多し。吳ハ何程鐵道を引造ても力衰
勢感足りてよん不あきお出る計を九ハその海弱ハ智者と
待てし知るべきを是と証しして江戸のあま業ある
安房相模の海岸をうりぬ回航して玉の強みとんん
としもくハいづる心そやけハ江戸海ハ取もあやに大
城の比障あるも心付けたるも氣まあ千あじうとんん
孔子も利口の邦家とを度一は仰進ま第九章水
戦小舟よりしとしふ子ハ先年上方の儒者頼某
いふ出ししてし雷同附和するもの多し。是も程の

論あれも和ゆし退屈せん事を恐るなりぬハ
論第九十章水戦ハ夜官しとしる者たのすをれ
主一を知て其二を知ぬ人と存せられる序あるは
ありてて所討釣うけハ兵家の常ありて所しぬ
るハ洋夷もこしぬをハあるし。家証ハ公相先年
関言林をたてし擾亂の話をゆりたるもやしとんん
ありハ所ありて金耶の會ありハ毎ハ燭を照し南部
津輕の陣ありハ高法立並て屋のぬくあるは表城
ハ海提燈ありて暗やありハ上陸し存の外の事あり明り

目撃の凄絶なり一教の何程の人数を何方に
宣うかといふこと、後病神の取れし、吏卒の一
支も支へに逃れし、兎昔、きり振じりし、例も
あれ、暗疾、彼方の不利を、非に心はあふ、
と、此、秋の、秋の、秋の、秋の、吹、
を、見て、この、桃、青、もの、いつ、唐、言、
少、一、物、口、口、悪、す、
蒼、花、う、出、来、
お、兵、と、出、
の、川、の、字、
あ、土、
を、築、
の、
あ、
は、
は、

論せぬを、あ、ぬ、
種、
一、
の

芥、篤、言、お、老、人、
又、一、卷、の、冊、子、
几、本、の、上、
末、技、
呼、
一、
人、品、文、章、の、評、も、
陰、徳、を、
あ、

るが強て口を聞かぬ戒律を守違ふおれといふ
せん大和魂もつるがよせしてはは沖つ波のさび
等々すし—— 妙いさての山のりもてやむへま
あゝぬいふまゝく語りすまも先この表題の戯片
微衷といつるが柔の利く名の振ふれも是は七年
あつた物なり—— 八王子の人同心松本某書くも
同名の書一卷も夫も傍合るれはたよりなき振ふもの
元来唐土の政陽氏といひも「五早橋」と改題せ
て評論せしむ—— 例もあるなれは一通り親友あ

お説きもこの舞相にあるも—— まふいとや—— ま
るや免々そ二番目の大切は組してヤヤと改題する
後りの隣交篇も大意は松平説と同—— けれど梅玉
の巻を甚脱つたると因—— ちかしてこの巻の二ぬのこ
あはは踏襲剽竊の悪評をばらまきもあはく——
その中おも魚の四垂と王侯貴人の如くといつるを甚だ
込過といふ若して盤溪人といふ思ひのやまこな程
は方おてゴロインも耳をきき目を見せしれおははは「お
来さうあはを志つて居る者大優か居るれと

彼等も夷狄なるも其美敷なるも此の邊に潤るる
ハセヤるや今試みその地理を量るる懐を我に接する
あるも其都府ペルシヤにシテ其地を巴あるなる海
軍船出はるも大西洋にシテカアデリアとヤアとを経て福島
あり夫の南よりカ伯西見あり南海を廻りシヤカ
至り三千里ありてカサカあり又千里ありて日本
なる物計一萬四千里有る風の吹くても三四日
の間の由あるに其用費の多きを押し知るべし若是を
陸地より押てカサカと其地より其用費日數之の

一倍をべし右等の勘定を考ふる能く
扱も汝而出て汝に返る思ひあり行合する所の有又
仕返りの折もあるやと云て居るも志れぬあり閑来
不焼香急時抱佛脚ではり通商が志る所の
交う結ひしといふと云い出しし前此方の仕むけも
ある所多分ハをもちおしれ勝手なり然れども恥と
可いでも徳とする彼らも言とある所をハ愛ふこそ
扱まき好き機会なりと考へ付る所の義は年
未通信を留望する所ありは満足する極むは前

ハ使者の上船迄引替りし手差も出さず
又九やハ意の結ぶぬ内出請の末者指出し
あるや私調へて申す夫が帳表地を於て商館を建
築初に二千兩の金ありても申すあり
は申すの如く貴賤も銭をえ困るともあり
又申すハ光吉を杯もえて申す通し記の海山を國
なれも官加の為銀を於しこの銀は申すは銅
料は仕送すしこの銀は打交通用ありては
の費用も職人ありては模範とせんやとあり

上てもよるしこのあんのと申すは前門防
虎後門進根の如き以の外つるやと申す
檀謀術数お長し予奪の法も熟しおそ外票
甚も陰仁者とも貴人とも申すは油印の如き
上古の喜舞の如く正直一遍お垂格無病
居る如きと申す七十年あるは指懸あど
分ぶが俄に大海を跨りて強夫無比の
等あり又水鏡を面白く出まると申す
いそあし口頭禪として常用し誅しとあり

戦をいふは無二無三の押寄せしおよ敬船の形
をいひしうく楫取をえて押へ高手小舟の結めけ方
舟は稱一乗せ千筋よとえし帆綱を結ぶに切替
てなるといれとケ結ぶ工合しうくやくなままのりあき
ゆる林平あとの頭を破て考ゆふうの天狗草
鞋がふてなまな没せし工夫も付りし是も
のりを彫きと何となくさむ建實盛な坂東武者の
勇気と稱して平氏の兵を束と純しう故轡を
ふも根もゆへそよすぶ切るるも穴居虎若

なるといふ男も生て居るといふは人非れぬつるあ
話やれぬつる一辨の文章と評せば古人所謂秀才口
頭言語を骨力も之しう文字のふ穿鑿をなすも
すやう殊に角力の雄を命を切落しうの評判ハ
ともうくも目の肥えん物も甚るる知れん是はいつそ
つるしうか川鉄岳しうしうか根人か娘しうしう
いふふあもつしう乗来あありて活はるる最もあ
然一然しうしてゆ居るる昔の昔何思ひんか
額もむしうしうと名ぬと現るしうと名ぬと現るしう

一 望み然りして去る詠よしては廿八廿九の詠
子ハ磐石漢の詠の言はく弟子あり

此戲評何人ノ作レ所ナルカ知ザレトモ頽齡七十ニナシトスル老人ニ
オトナゲナキ業ニテ殊ニ海防ノ籌策ハ人ニ報國ノ深衷ニ出ルヲナルニ
演劇ノ戲言ヲ以テ之ヲ調弄スルハ 國家ノ大患ヲ憂ヘガル老風
漢ノ所為ニアラスヤ然レ其辨駁スル所往ニ歎ニ中リ頗ル忠告ノ意モ
寓シタレバ一ニ辨ヲ作テ其意ニ答ヘントシツレバ尤而効之ノ譏アリヲ
恐レテ果サシテ止ヌ獨リ其踏襲剽竊ノ惡評ヲ得ト云フ一條辨
セシアルヘカラス余カ此編ヲ撰著スルヤ彼平洲翁ガ野芹ノ意ニ効テ
獻芹微衷ト題セシハ其名ノ雅俗ニ通シ易カラニテ欲ニテナリ固ヨリ
世ニ同名ノ書アルトハ知サリシニ其後竊之ヲ友人山鹿素水ニ示シタレ

素水驚テ僕此ト同名ノ書一卷ヲ藏ス其中ノ一條暗ニ此隣好篇
ト合セリ奇ト謂フベシト余速ニ其書ヲ借テ之ヲ一閱スルニ松本胤
親ト云フ人ノ編述ニシテ開卷第一條ニ彼洋製ニ倂テ大艦ヲ造ル
策ヲ説ク是既ニ余ガ從來ノ見ト正ニ相及ス次ニ蝦夷ノ千島ハ我國ノ
屬島ナルニ近世ニ至リ魯西亜ニ蠶食セラレテ甚殘悔ナリ之ヲ取返
サニ先彼ニ使節ヲ遣ハシ信義ヲ通シテ交易ヲ結ヒ千島ハ吾國ノ舊領
ナリ宜シク返サルヘキノ旨ヲ諭サバ彼強大ノ魯西亜何ソ僅ニタル邊境ノ
諸島ヲ惜テ通信交易ノ大利ヲ失フコトアラニ彼若其言ヲ聽スバ速ニ
奥羽ノ諸大藩ニ命シ兵カラ以テ之ヲ取ヘシト是余ガ隣好篇ヲ作ス

意ト當初見テ異ニスルモノニシテ其策ノ拙キコトハ智者ヲ待ズシテ明カ
ナリ夫千島ヲ彼ニ掠取レシハ我意ヲ邊境ニ置サル致ス所ニシテ今既ニ
彼ト分界ヲ定メシ上ハ悔テモ及スハカズ之ヲ取返サントテ陽ニ信義ヲ通セン
トスルハ策士權謀ノ所為ニシテ信モ信ナラズ義モ義ナラズ彼何ソ甘シテ
其欺キヲ受ケヤ況ヤ兵カラ以テ之ヲ取ラトセバ彼モ亦辞アリ豈又
一手ヲ束テ其侵奪ヲ縱マニセシメシヤ然ルトキハ兵結ヒ禍連リ其患
測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リ抑ハ余ガ最懼ル所ハ四十餘年前魯西亜ノ使
節ヲ我ニ奉シ通信ヲ乞ヒシ時吾祖宗ノ大禁ヲ以テ之ヲ諭セシカバ彼モ
亦其言ニ服從シテ速ニ歸帆セリ然ルニ今某生等違白スル所ノ苟免ノ

計ヲ信シ萬一他ノ英夷諸蕃ニ通商ヲ許スニアラハ彼乃速ニ使節ヲ
立テ、往年通信ハ貴國ノ大禁ヲ承リシニ何ノ仔細アリテ他ノ諸國ニ
其禁ヲ許サレタルヤト辭正シク責問セバ我將ニ答フルニ辭ナカントス國
家ノ危難此ヨリ甚シキハナシ故ニ今日ニ及テ彼ト隣好ヲ脩メ外援ヲ
固クセハ後他ノ諸蕃來リテ通商ヲ乞フニアリトモ彼ヲ之ヲ拒カヌハ
我勞セズシテ其事止マベシ是余カ此篇ヲ作ルノ本旨ニシテ其他ノ諸益
アルハ篇中ニ論シ置ルガ如シ然ルヲ評者ノ之ヲ梅玉ガ藝ヲ芝翫カスル
譬言テ松本某カ響ニ効ヒタル様ニ戲ラレシコソ返スモ遺恨ナレ

寧靜閣主人識

大槻文彦藏

